

61岁才出道,退休后他在短剧里做霸总

“所以,你有说过那句台词吗,‘少爷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这是见到何煜生时,我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

眼前的他身材瘦削挺拔,穿着柔软的羊毛衫和熨烫妥帖的西装裤,从头到脚都写着“精致”。年轻时,他在一家国企做外贸工作,严格自律。退休后,他从上海到成都养老,坚持健身。年初,他偶然“出道”,眼下已经拍了近20部短剧。

他演过菜农、道长、茶园老板,但被分配最多的角色,是爸爸、霸总,以及霸总的爸爸,他说,“我们主要是给年轻人做配角。”

即使是配角,何煜生也有自己的思考。

这两年,短剧爆火,有人聚焦其创造出的新财富神话,也有人吐槽这些讲述的内容单薄浮夸。何煜生的关注点不在此。他有退休工资,可以比较从容选择自己的角色。相比之下,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在剧里戏份最后有无被删减,有没有演绎出不同的角色特质。

他将这作为一份真正的事业,从头开始经营。因为他相信,作为一种新的呈现形式,短剧完全可以承载更多内容。而这些可能性,就是属于他们这群中老年短剧“配角”的春天。



何煜生接受采访 封面新闻供图

“不为钱,但也不是玩票”

今年61岁的何煜生,接到的第一个角色,是在一部学生剧里演一位父亲。

“学生剧,就是学生团队拍摄的短片,一般是作为他们毕业作品。”何煜生记得,在那条短短的招聘信息上,专门备注了,报酬比较低,非诚勿扰。

但为了这个角色,何煜生自己掏腰包,从成都飞回了上海。

“因为我需要这个演绎经历。”今年年初,何煜生加入了一个短剧招聘的信息群,群里都是他这种可以做群演配角的老年人。这里面的选角流程很直接,影视制作公司将演员需求发给经纪人,经纪人发到各个演员群里,大家根据信息投递简历,再从中进行筛选。

这样的群演剧组,除了有按照

角色划分的,还有按照地域。例如,川渝群、江浙群,零零散散,光是何煜生加入的都有10多个,且个个都满员。激烈竞争下,有相关演绎经历,能拿出演出片段的,占有绝对优势。

于是,在数次被拒绝后,何煜生开始自己刷经验值。

第一部学生剧,他拍了两天,都是夜戏,拍到凌晨2点。他饰演的父亲,因为不理解孩子的选择,在家里大发脾气,摔砸打骂。按照一天300元的报酬,他发了两天的“火”,收到600元劳务费。

但对比报酬,他唯一的诉求,就是将成片发他一份。

不久后,他再次自掏腰包,从成都飞到杭州,为一家银行拍摄宣传片。在片子里,他是享受到相关金融政策的茶园老板,导演希望他又要接地气,又要有企业家的气质。

有了这两次经验,慢慢地,何煜

生的演出机会多了起来。

“我不为钱,但也绝不是玩票。”何煜生将这作为人生的第二份工作,他拿出了上一份工作的专注。在这个短剧井喷,不断刷新流量的当下,一个100集左右的短剧,拍摄时间不会超过7天,最夸张的一次,导演要在5天里拍完,于是,即使只是配角,他每天在片场也要待到16个小时以上。

刚开始,他会通过看经典影片来研究角色的微表情,但后来他发现,在短剧里这样行不通。“每集只有不到2分钟,不会给你慢镜头呈现微表情。”于是,有伙伴告诉他,短剧就是需要更夸张的演绎方式,“要一眼就看出这人是好是坏,在狂躁还是在高兴。”

“30亿,没问题!”

直到现在,何煜生都很难说,自

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因为外形条件,他演绎最多的还是各种霸道总裁。第一次看见剧本里,需要他甩出黑卡,然后说“30亿,没问题”时,他第一反应是问导演,“真的是30亿吗,30个,亿?”

导演摆摆手,让他照这样演就行了。

“但我接触过的总裁都不是这样的。”尽管心里嘀咕,但何煜生还是按照剧本,用坚定狂傲的语气说出了这句台词,“灯光打着,一堆人围着你,后面还有那么多戏排着,全剧组一天花费要上十万,你没法笑场,也不能笑场。”

后来,何煜生知道了一个词,“演员的信念感”。

他觉得自己还够不着演员这个称呼,但他还是接受了短剧里这些看似“悬浮”的故事。在现场等戏时,他和其他伙伴聊天,有阿姨讲述了自己一边拍着短剧,另一边每个月还要花上千块充值看剧。

“我觉得就是当下大家的一个情绪需求。”尽管入行不到一年,何煜生觉得自己已经历了好几波短剧的风向,“复仇爽剧火了一部,于是大家就扎堆在拍,每天平台上都能更新几十上百部同类型的。”类似的,还有逆袭、穿书……在何煜生看来,短剧是靠剧情抓住受众的猎奇心,“大家不是说叫狗血剧吗,越狗血就越想知道结果,或者说,哪怕知道结果,也要看到最后。”

这也提供了海量的配角需求。何煜生发现,参演短剧的中老年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他这样,最看重的不是片酬,还有一类是真的以此为生的。

“以此为生的老师就会很在意通告,将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何煜生印象很深,他遇到过一天跑几个剧组的伙伴,上午在一个剧组做女主家的势利亲戚,中午要赶去另一个剧组做男主的富豪家人,晚上还要再去一个剧组。

根据角色,一般这样跑一天,拿到的劳务费能接近1000元。

“但是不适合你的角色,就会很别扭。”何煜生就觉得自己的戏路有点窄,他习惯了演霸道总裁,一面对镜头,不自觉就会进入状态。但是在一部戏里,需要他演一位卖菜的父亲,面对少离家成为明星的女儿,他相认不相识。拍摄时,就在成都一个繁华街道上,他没有了打着发蜡的发型和三件套的西装,卖菜父亲眼神里的怯懦、怀疑,他始终觉

得自己没演出来。

“短剧可以承载更多”

这样的经历,让将短剧作为事业认真对待的何煜生觉得有点挫败。他自己总结,演戏要自然,情绪是不能演的,犹豫、生气、思考……这些情绪都不能被演出来,而应该是自然流露。

所以,他更认真为自己选择剧本。

就在几个月前,一部以中年霸总为主角的短剧爆火,开启了中老年短剧的风潮。何煜生认真看了那部剧,隐藏身份的中年霸总,遇到朴实善良的中年女主。他觉得这其实就是把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套在了中老年人的身上,反转、爽点、套路都是类似的。

但他又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在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短剧中,当主角变成他们,或许故事情节和受众的实际经历毫无相似,但至少年龄阶层是比较贴近的,“先聚焦到了这个群体,内容还能慢慢调整改变。”顿了顿,何煜生补充道,“我们这个年纪的也能去做主演了。”

话是这么说,但面对这种机会时,他还是将角色和自己的配适度放在第一位。最近,就有导演将一部中年人为主角的剧本发给了他,故事中的中年夫妻,没有任何身份的“金手指”,两个离异的普通人,相遇后的柴米油盐,平淡生活。

何煜生很喜欢这个剧本,但因为之前饰演“卖菜”父亲的经历,他觉得这个故事自己并不适合参演,“因为我还不是会很会,去演一些更需要自然演绎的角色。”

不过这样的悄然改变也足够让他惊喜。作为上海人,他特别喜欢王家卫导演的作品《繁花》,那种精雕细琢的华美让他沉醉。但作为短剧演员,他也认可这种极快讲述的表达形式,“短剧这种形式本身在当下是更有意义的,但在内容上还可以承载更多,讲述更多种类和类型的故事。”

在何煜生看来,或许在当下,短剧的华丽故事与真实世界之间有一定的割裂。但这种割裂也可以被慢慢填补。

何煜生最喜欢的角色,还是霸总爸爸,在剧情里,他一点点将骄纵的女儿掰正,引导她真正成长,挑起重任。“所以你看,即使是披着短剧和霸总的皮,也可以讲述一个父女一起成长,相互理解的故事。”

据封面新闻

修个遥控器一千多元,如何不落入“黑维修”陷阱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修理一个原价两三百元的电视遥控器,居然要价1700多元!如何寻找正规家电维修服务?需要留意哪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有关负责人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员。

平台应履行资质审核义务

家电出现故障,在网络平台寻找维修服务,是许多人的习惯。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上海市消保委针对某电子地图中家电维修人驻商户信息进行了现场核查,其中虚假信息占比超过40%。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秘书长李斌介绍,消费者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正规家电维修企业:家电企业新产品上印有二维码,家电用户可扫码查询;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查验宝”小程序查询;通过家电品牌服务公众号、小程序、App查询;通过购买产品的渠道查询。

中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说,如平台以其名义对外宣称提供家电维修服务、对维修师傅的派单和收费都有决定权和管理职责,那么平台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如平台只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技术服务,并不介入到交易中,仍应履行资质审核的义务。如果平台明知或应当知道入驻企业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仍然不制止、不屏蔽、不撤下链接、不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那么平台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有的平台企业借助互联网搜索引擎发布广告。李斌说,作为广告发布者的搜索引擎也负有一定的审核义务,如审核维修经营主体是否真实存在,有没有营业执照,是否得到品牌厂家的授权委托,广告内容是否合法合规等。

维修服务应明码标价

李斌介绍,根据《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码标价规定》,家电企业应向用户明示提供维修、安装等服务的收费价格。如通过公示栏、公示牌和收费价格手册等方式公示服务收费价格信息,上门服务前要主动向用户告知收费标准。服务完成后,应按约定付费,服务人员应出具合法票据并附结算清单。

根据国家规定,家电服务收费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家电企业根据服务成本核算服务收费价格。因此,价格由家电企业根据市场供

求关系自主决定,但这不代表可以漫天要价。

李斌说,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如提供所需更换零部件的费用清单以及上门费、检测费等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也务必先询问收费标准,如果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比如两三百元的遥控器报价1700多元维修,远远超过了重置成本,不仅不符合市场规律,还可能涉嫌价格违法行为。

进一步完善家电维修售后服务标准

“一个负面家电维修案例曝光后,可能会影响整个行业在消费者心中的口碑,需要有行业标准来约束,加强规范监管。”李斌说。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统计显示,我国家电服务业总体规模已达万亿元,其中售后安装、维修服

务总体规模约4000亿元。家电产品保有量超过30亿台,维修服务有较大需求。

“家电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售后服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李斌介绍,自2002年以来,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已牵头起草了4项国家标准、24项行业标准、17项团体标准。2023年,协会经商务部批复成立家电维修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家电维修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家电维修售后服务标准。

李斌表示,由于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提供维修服务的经营主体众多,监管难度较大,如消费者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有利于监管部门根据违法线索及时查处,还可以实施联合信用惩戒,曝光典型案例,倒逼家电维修行业依法合规经营。

据新华社